

明星学校奥运汇

系列报道之①

高考名校玩转体育赛场

这里有个中学生女篮亚洲冠军队

“教练,我七科考试都在90分以上!”奥运会即将开幕时,李志忠收到了正在北师大读大二的学生王冀宁的短信。几乎是同时,李志忠从初一带到高三,今年毕业的队员姜玮、周雨婷、陈纤雨把刚刚收到的清华、北大的录取通知书送到了教练的面前。“我现在和培养出奥运选手一样开心!”8月8日晚上,李志忠带着留校训练的几名队员,一起在自己家看了奥运会开幕式。李志忠问许人也是?金陵中学女篮主教练,同时也是一名体育教师、体育教研组的组长,就是他带出了亚洲中学生女篮冠军队。

1995年,李志忠调入金中担任体育教师,同时兼任女篮助理教练。为了带好队伍,李志忠除了上体育课,把时间都交给女篮,假期里只要不比赛就去学习,他甚至去美国培训过,在NBA观摩过。如今女篮教练组由他和另一位体育老师担任教练,而他每月只多拿400元的训练补贴就感到十分满足。李志忠说,金中的几任校长都特别支持女篮,一些篮球名家也常常来到学校指点,70多岁的权泰禧老人、原国家女篮主教练马跃南先生都是球队的顾问。

在学校里,女篮成员首先是学生身份,然后才是学生运动员。而她们的教练,首先是学校



李志忠教练(右)与考上清华、北大的学生在一起

的体育教师,本职工作是教体育课,兼职才是当篮球教练。兼职球员加兼职教练,却屡获各级冠军,这其中的奥秘又在哪里?

说到自己选人才,李志忠很有心得。“我挑球员,就是要招聪明小孩,文化成绩不好的不要!”李志忠把文化成绩摆在第一位的选才思路很特别,但他自有道理,学生球员以后最好的出路是作为高水平运动员升入大学。还有一点是李志忠在训练中的体会,头脑聪明成绩好的学生,在球场上也一样聪明,悟性高,提高快。

李志忠训练有个原则,尽量不影响队员们的文化学习,训练安排在下午三节课放学后的四点

多,一直练到六点多,周末训练,假期比赛。住校球员要出早操,从6:15-7:30,如果在学习紧张的阶段,早操取消。这样算下来,训练的时间不是特别长,但对球员来说已经非常非常紧张了。

“训练太累的时候,我回家就洗洗睡了,从晚上八点睡到凌晨三点,再爬起来写作业。”姜玮今年考上了清华大学,多少个夜晚,别人在睡觉,她却在学习。考上北大的陈纤雨还记得自己在多少个课间埋头看书,体育课时许球员们在教室休息,她也顾不上,总是把时间花在文化课学习上。

训练和比赛中感人的事情很多。李志忠还记得那是今年

2008年北京奥运会聚焦了全球的目光,体育成为当下最热门的话题。在南京,也有不少体育特长中学,有的因为排球而出名,有的因为篮球、羽毛球而出名,甚至有的学校还培养出了奥运冠军。这些学校的体育传统,都是经过几代老师的不懈努力建立起来的。而这些对于中学和中学老师来说,是多么的不容易啊!

出场学校:金陵中学
体育特长:篮球、田径

辉煌历程

女排——>女篮、田径

吴大华今年58岁,1974年至今在金陵中学任体育教师。“说起当年的金中女排也是很了不起的!”那是上世纪70年代,金中女排成立了,主教练是现已退休的姚惠君老师。姚老师年轻时就是打排球的,毕业于南京体院,专业上很有想法,也肯拼搏。1987年,学校成立女篮,结束了女排,而女排当年的队员基本都进了体育学院深造,很多人当上了体育教师。

吴大华老师和体育组的不少老师一样有“兼职”,是田径队的教

练。“我小时候就羡慕十中(金中当年校名)的田径选手,那还是上世纪60年代,我在23中上初中,全市100跑拿到第五,十中的学生都是拿第一,真是“南京一霸”。吴大华没想到,自己后来进了金中带田径队。因为当时一所学校只能有一个高水平运动队,金中的是女篮,田径队直到过了几年才被命名为高水平运动队,现在已经培养出五个一级运动员,有的还考上了清华。吴老师说,田径队虽然现在的成就不像女篮那么辉煌,但也经常拿全省前三。

奥运冠军:孙

学校女排曾获全国中学生比赛第三名,而女排国手孙玥也出自金中。“我还带过孙玥的体育课呢,那是1986-1987年,教过一年,很快她就进了专业队。”吴老师回忆,当年孙玥已经长到近1.8米,是个朴实大方、漂亮的小姑娘。她在体校训练,文化课在金中上。

爱上了朋友的妻子
11年的孽情毁了我

■时间:8月16日
■主持人:伊人
■倾述者:雨航,男,38岁,公司职员

那一晚是错误的开始

25岁那年我步入了婚姻的殿堂,两年的相处,夫妻关系平淡得如一杯纯净水。妻子梅是通过朋友介绍认识的,从一开始我们就没什么感情。尽管婚后我们拥有了自己的孩子,可是每次看着身边的朋友小两口打情骂俏、有说有笑,我就常想梅根本没有点燃过我。那种被爱情点燃的激情怕是这辈子不会有了。

那年单位里新来了个小伙子峰,可能是年龄相仿的缘故,大家都有孩子,我们聊得

很投机,不久后就称兄道弟了。有时候峰会请我去他家吃饭喝酒,一来二

去我认识了峰的妻子小雪。和梅不同,小雪温柔贤淑,颇有情趣,很有女人味。我们三一聊起天来就没完没了。和梅之间缺乏共同语言,所以那段时间我成了他们家的常客。

有一次,峰出差去了,小雪在家突发肠胃炎,峰给我打来电话,叫我送小雪去医院。我赶到他家时,小雪已经疼得不行了,我把她扶下楼叫了车,在医院里陪她挂完了水又送她回了家。几天后小雪请我去家里吃饭表示感谢,她的孩子在老人那边,峰出差还没回来。

几杯酒下了肚,我们都有一些醉意,又或许是酒不醉人人自醉。小雪一把拉住了我的手,我几乎一点反抗的能力也没有,看到她泛红的小脸,一下就把她从凳子上拉到了腿上……

那晚我们做了错事,当我深更半夜回到家里,看到已经熟睡的梅,内心开始自责起来。可是说句实话,和小雪在一起的感觉是前所未有的,我不得不承认她把我点燃了。

我像中毒似的越陷越深

当峰回来后,我装着什么事也没有发生。我以为一切都会过去。可是再一次见到小雪时,我内心澎湃,心跳加速,几乎不能控制自己。

峰又邀请我去他家吃饭,我内心挣扎,可还是不由自主地去了。在厨房里盛饭时,只有我和小雪两人,我忍不住从后面抱住了她,她并没有反抗。从那一刻起,我就知道我们一发不可收拾了。

我和小雪开始了秘密约会,每次都是偷偷出门找个僻静的地方,我觉得自己像是在热恋中。

一年后事情还是暴露了,不知道梅怎么知道我外面有了人,后来她告诉我这是女人的直觉。她开始在家里大吵大闹,我第一次看见文静的梅如此失态,她砸东西,情绪几近崩溃。“离婚。”梅大叫着。对此,我对梅直言不讳。“我对不起你,可是我身不由己。”

吵闹完后,梅没有真的和我离婚,也许她舍不得这个家和孩子。“只要你肯回头,我就原谅你,我们还好好过日子。”可是我依然控制不了自己,小雪对我的诱惑太深了。我们换了地方约会,梅开始跟踪我,她说只要我到哪,她就跟到哪。我和梅大吵一架,气跑了她,自己去赴小雪的约会。我知道自己很残忍,但是就像中了邪一样迷恋上了小雪。

周末,峰经常出差,我们就常常约会,相约到外地去,在那里没人认识我们,我们可

以正大光明地像情侣一般。时间久了,梅也不管我了,但多数时候还是会吵闹,我渐渐习惯了,把更多的感情投注到了小雪的身上。

我决定离婚可她却退缩了

起初我以为我们之间只是一场爱情的游戏,最终还是会被终人散,分道扬镳。可是时间久了,我发现自己越来越放不下小雪。看到峰和小雪在一起,我心里会很不舒服,充满了妒意。如果我和梅一起,没有去赴小雪的约,小雪也会气得发疯。就这样我们偷偷摸摸又过了两年。

事情终于闹大了。一次峰出差在外,我偷偷去了小雪家,就在我们偷欢之时,峰突然回来了。他出现在房门口时,我羞愧得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。峰简直要疯了,他冲进厨房要拿刀砍我。“我杀了你!”小雪也吓坏了,她跑过来劝架。我左躲右闪,狼狈不堪地逃出他们家。

我和小雪的联系就此中止了好一阵子,为了怕和峰正面冲突,我请假没有去单位,峰也没有找我算账。后来小雪告诉我她都跟峰说了,并取得了他的原谅。

么一句话我又回了头。我们继续以前的生活,尽管见面次数要比过去减少了一些。

到那时,我们已经维持了7年的关系。尽管和小雪在一块时是快乐的,可是回到现实中,我开始痛苦。面对梅的愁眉苦脸,面对孩子的责骂,我真的受不了。“我们都离婚吧,组织新的家庭。”我对小雪说,可是小雪却退缩了。我知道小雪的想法,我这几年为了感情,工作换了好几个,原本可以在事业上飞速发展,最后却落个一事无成。比起峰来,我不算成功。我给不了她什么,而她想拥有两个男人的爱。

一次次想离开,却总逃不掉

劝说小雪离婚不成,我决定和小雪彻底断了。我不能再这样浑浑噩噩过日子,我要躲避一段时间,重新思考接下来该如何走。

我离开了家,去外地重新开始。在外地的日子我尽量不去想小雪,可是她的影子还是不停地往我脑袋里钻。我用工作麻醉自己,她的影子还是挥之不去。一天下班回家,我接到了小雪的电话。“你去哪了?一去就不回了,你真的不要我了。”我的心一下就软了,眼泪几乎要夺眶而出。“你愿意离婚,我们这样,会痛苦死的。”在接到电话的第三天,我还是收拾行李回了家。

见到小雪的那刻,我还是被她降服了。我恨自己为什么逃不出这场感情,自己把伤得几乎遍体鳞伤了,还伤害了身边人,让两个家庭都痛苦,却还是执迷不悟。

平淡的婚姻让我丧失激情,朋友妻子的出现重新点燃了我内心对爱情的渴望。11年前那个错误的开始,我们就注定一发不可收拾。这场感情整整纠葛了11年,一错再错。当我提出离婚和她组建家庭时,她却退缩了,可我却陷得太深,早已欲罢不能。

以后的几年中,我们仍旧保持情人关系。可是争吵越来越多,每次我提出离婚,小雪就支吾着搪塞过去。我们不欢而散后互相赌气不见面。可没多久我们又纠缠在一块。反反复复,我已经累得精疲力竭。

梅也终于承受不了了,她越发歇斯底里,大闹起来甚至惊动了所有的街坊邻居。“你这个臭男人,在外面养女人。”她已经不是我当年认识的梅了,她发起脾气来不管不顾,我几乎成了人人喊打的臭男人。可是我根本没有资格责怪她。

我对梅说离婚吧,梅同意了,她要我所有的东西,房子、孩子都归她,要把我扫地出门。这一切我都答应了下来,只要能解脱。在和梅大吵后,我又选择离开来逼迫小雪离婚,可是这招显然对小雪没用。小雪说快40岁了还离婚根本不现实,孩子们会怎么看。在离开了一段时间后小雪又一次把我召唤了回来。

我终于相信了一句话,爱情真是一物降一物,小雪天生就是来降我的。这场爱情就像毒品,我中毒太深,欲罢不能,无药可救。

(文中姓名皆为化名)

快报记者 赵丹丹

征集“南京人的情感故事”

如果你有难以忘怀的情感经历,又无从诉说,我们将聆听你的倾诉。热线:025-84783552(周一至周五下午两点以后)

信箱:kbminsheng@126.com;论坛:www.js.cn·论坛·都市杂谈·都市情感